

汉语合成复合词的组合结构^①

洪爽¹, 石定栩²

(1.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, 北京 100875; 2.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, 香港 999077)

[关键词] 合成复合词; 组合结构; 重音模式

[摘要] 文章从句法学和音系学的界面研究入手, 探讨了汉语合成复合词的组合结构, 认为汉语合成复合词的组合结构应该分析为 $[[N_1+V]+N_2]$, 而非 $[[N_1+[V+N_2]]]$ 。文章更进一步认为 $[[N_1+V]+N_2]$ 的结构倾向于构词, $[[N_1+[V+N_2]]]$ 的结构倾向于造语, 这也能够从现代汉语教学方法中得到印证。

[中图分类号] H146.3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674-8174 (2012) 04-0076-05

1. 问题的提出

关于汉语合成复合词的构造过程, 前人做过许多探讨, 代表性的有顾阳、沈阳 (2001)、石定栩 (2003)、何元建 (2004) 等。但是, 关于汉语合成复合词的组合结构, 例如“汽车修理工”、“粮食储藏仓库”等, 这种 $[N_1+V+N_2]$ 类型的复合词, 其组合结构应该分析为 $[[N_1+V]+N_2]$ 还是 $[[N_1+[V+N_2]]]$, 前人并没有做过很多探讨, 因此也尚无定论。

本文试图从音系学理论入手, 证明汉语合成复合词的组合结构是 $[[N_1+V]+N_2]$, 而非 $[[N_1+[V+N_2]]]$ 。

2. 以往的研究与争论

从前人的研究来看, 明确指出汉语合成复合词组合结构的文章并不多见。

周韧 (2006) 说“默认”合成复合词的组合结构是 $[[N_1+V]+N_2]$, 但并未解释这样默认的原因。裴雨来、邱金萍、吴云芳 (2010) 认为不能对汉语合成复合词的组合结构作统一处理, $[N_1+[V+N_2]]$ 和 $[[N_1+V]+N_2]$ 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层次结构同时存在, 并引入了“韵律词”这一概念, 认为当 V 与 N_2 构成一个韵律词时, 复合词的层次结构是 $[N_1+[V+N_2]]$; 当 N_1 与 V 构成一个韵律词时, 复合词的层次结构是 $[[N_1+V]+N_2]$ 。

有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汉语合成复合词的组合结构, 但是在他们分析复合词构造过程的时候却“暗示”了其组合结构。

王洪君 (2001) 认为“纸张粉碎机”的构成是“粉碎”与“机”先结合成“粉碎机”, “粉碎”指明了该工具“机”所涉及的动作; 然后“纸张”放在前面做定语来进一步限制工具动作所涉及的对象。由此可见, “纸张粉碎机”的结构应该是 $[N_1+[V+N_2]]$ 。

[收稿日期] 2011-05-18

[作者简介] 洪爽 (1979-) 女, 辽宁人,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, 博士, 研究方向汉语语法学; 石定栩 (1948-), 男,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教授, 博士, 主要研究领域为句法理论、句法和语义的界面关系、汉语句法、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。

[基金项目] 北京大学-香港理工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项目 (4-ZZ86)

① 本文曾在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十七届年会 (IACL-17, 法国巴黎, 2009年7月) 上宣读, 感谢多位与会学者不吝赐教。

顾阳、沈阳 (2001) 认为汉语合成复合词是由原始论元结构通过一系列移位派生而来的, 以“汽车修理工”为例, 是由基础结构“工修理汽车”通过“修理”和“汽车”的先后移位派生而来; 而石定栩 (2003) 和何元建 (2004) 则认为“基础结构”并不存在, 合成复合词只是由相关成分间依次组合而来的。两者的区别是, 石定栩 (2003) 认为“汽车修理工”是“修理”与“工”先合并, 然后“汽车”与“修理”再合并, 共同修饰“工”; 而何元建 (2004) 则认为是“汽车”与“修理”先合并, 然后再共同修饰“工”。无论他们的观点存在怎样的分歧, 他们的分析都“暗示”了“汽车修理工”这类复合词的组合结构应该是 $[[N_1+V] + N_2]$ 。

冯胜利 (2004) 提出了“韵律构词法的基本原理”, 其中有一条规则就是“构词形式一律是左起音步”。在这一原理基本思想的指导下, “汽车修理工”的构造符合“右向构词”的基本原理, 如 (1) 所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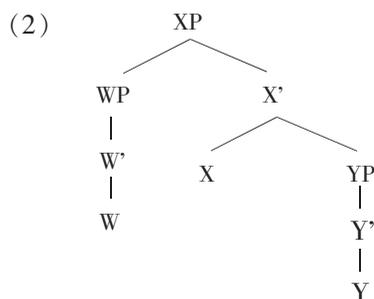


那么从句法的层次结构上看, “汽车”与“修理”先确定方向, 然后再与“工”核查方向, 由此可见, 冯胜利 (2004) 是支持 $[[N_1+V] + N_2]$ 的分析的^①。

3. 深重原则及汉语合成复合词的组合结构

Cinque (1993) 在考察英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等语言复合词的基础上提出了“深重原则”: 在结构上内嵌最深 (most embedded) 的成分将得到重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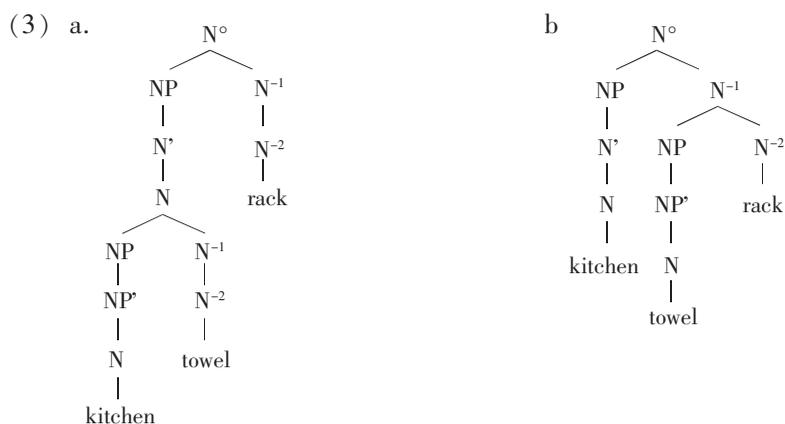
根据“深重原则”, 如 (2) 所示, 统辖 (dominate) W 的节点 (node) 有三个, 分别是 W'、WP 和 XP; 统辖 X 的节点有两个, 分别是 X' 和 XP; 统辖 Y 的节点有四个, 分别是 Y'、YP、X' 和 XP。由此可见, 统辖 Y 的节点最多, 也就是说, Y 是内嵌最深的成分, 因此获得重音。



Cinque (1993) 以“kitchen towel rack”为例探讨了重音模式影响下的复合词的组合结构。“kitchen towel rack”是一个有歧义的复合词: 既可以理解为“a rack for kitchen towel” (收藏厨房毛巾的架子), 此时复合词的结构为 $[[kitchen\ towel]\ rack]$, 复合词的重音落在“kitchen”上; 也可以理解为“a towel rack in kitchen” (放在厨房的毛巾架), 此时复合词的结构为 $[kitchen\ [towel\ rack]]$, 复合词的重音落在“towel”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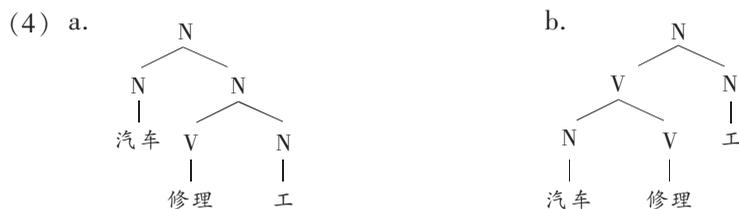
Cinque (1993) 在 X-标杆理论的指导下, 认为整个复合词是最大投射, 因此看作 N^ordm, 在中心成分的分枝方向上逐层递减 (-1, -2, …); 而复合词内的修饰成分 (非中心成分) 则看作 NP。由此, 复合词“kitchen towel rack”的结构如下所示:

^① 冯胜利 (2004) 认为“汽车修理工”从句法结构上看, 是 $[[N_1+V] + N_2]$ 的结构; 从韵律上看是 $[N_1 + [V+N_2]]$ 的结构, 因为“工”作为一个单音节不能独自构成音步, 必须向前依附于“修理”构成一个超音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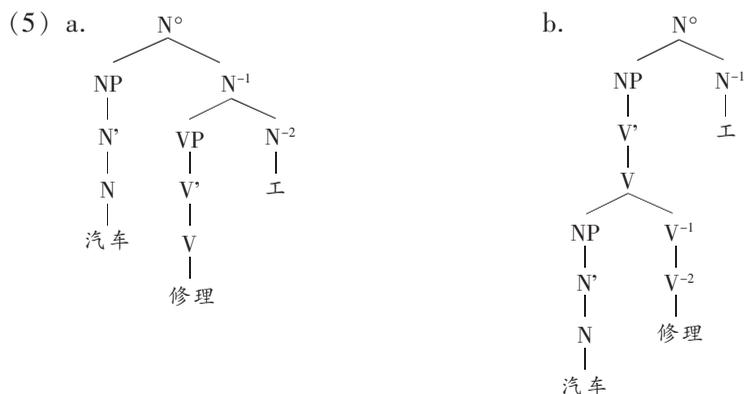
(3) a 是 [[kitchen towel] rack] 的结构，此时由于“kitchen”是内嵌最深的成分，因此获得重音；(3) b 是 [kitchen [towel rack]] 的结构，此时由于“towel”是内嵌最深的成分，因此获得重音。

同样，我们来看“汽车修理工”的结构。前面提到，“汽车修理工”在组合结构上有 [[N_1+V]+ N_2] 和 [N_1+ [$V+N_2$]] 两种分析方法，无论它是否由一个原始论元结构（“工修理汽车”）派生而来，它在表层至少有 (4) a 和 (4) b 两种层次结构：



(4) a 是 [$N_1 + [V + N_2]$] 的结构分析 ([汽车 + [修理 + 工]]), (4) b 是 [[N_1+V]+ N_2] 的结构分析 ([[汽车 + 修理] + 工])。

根据 Cinque (1993) 的理论，(4) a 和 (4) b 可以改写如下：



在 (5) a 中，统辖“修理”的节点最多，有 5 个，分别是 V、 V' 、VP、 N^{-1} 和 N^0 ，因此“修理”是内嵌最深的成分，获得重音。在 (5) b 中，统辖“汽车”的节点最多，有 7 个，分别是 N、 N' 、NP、V、 V' 、VP 和 N^0 ，因此“汽车”是内嵌最深的成分，获得重音。

Duanmu (1990: 142) 提出了“辅重原则” (Nonhead Stress)：在 [$X YP$] (或 [$YP X$]) 这样的句法结构中，X 是句法上的中心语，YP 是句法上的非中心语，那么 YP 将获得重音。

比如 (6) 中，“肉”和“丸”各自作为一个音节获得音节重音，当二者构成一个词后，因为“肉”是“丸”的修饰语，根据“辅重原则”而得到音步重音。因此“肉丸”的重音模式是左重，即“肉”重。

- (6) * 音步重音
 (* *) 音节重音
 肉 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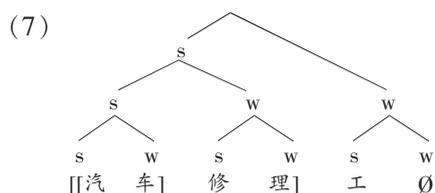
Duanmu San (2005) 还提出了汉语音节音步的构成 (Syllabic foot formation in Chinese):

在复合词和短语中运用“辅重原则”;

一个音步至少有两个音节, 并且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;

在自由音节和平铺结构 (flat structure) ① 中, 从左到右建立音步。

那么, 根据“辅重原则”及其在复合词中的运用规则, 可以得知汉语合成复合词的重音模式, 以“汽车修理工”为例, 其重音模式如下所示:



首先, “汽车”、“修理”、“工 & Oslash;” 分别组成音步②, 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, 即“汽”、“修”、“工”获得重音③; “汽车”和“修理”组成更大的成分时, “汽车”是修饰语而“修理”是中心语, 因此“汽车”获得重音; “汽车修理”和“工”组成更大的成分时, “汽车修理”是修饰语而“工”是中心语, 因此“汽车修理”获得重音。因此从 (7) 中的图示来看, “汽车修理工”的重音模式是左重, 即“汽车”最重。

从音系学理论推导的结果来看, 汉语合成复合词, 如“汽车修理工”的重音模式是左重, 即“汽车”获得主要重音。而根据 Cinque (1993) 获得主要重音的成分应该是结构上内嵌最深的成分, 即“汽车”应该是“汽车修理工”这一结构中内嵌最深的成分。如果将“汽车修理工”分析为 $[N_1 + [V + N_2]]$ 的结构, 内嵌最深的成分将成为“修理”, 这与“汽车修理工”的重音模式不符。所以, 只有将其分析为 $[[N_1 + V] + N_2]$ 的结构, 才会得到结构与重音一致的结论。

此外, 本文认为 $[[N_1 + V] + N_2]$ 是构词的模式, 而 $[N_1 + [V + N_2]]$ 是造语的模式。

在现代汉语教学中, 我们经常运用“插入”和“扩展”的方法来区分词和短语。短语内部可以插入其他成分而保持意义不变, 如“白马”可在“白”与“马”之间插入“的” (“白的马”); 而词内部则不可以再插入任何成分, 如“白菜”不可以在“白”与“菜”之间插入“的” (“*白的菜”)。短语的各个组成成分可以扩展为更大的成分, 而词的组成成分则不可以。如“白马”可以扩展为“白色小马”, 而“白菜”则不可以再扩展, 如“*白色小菜”。

同样, 如果一定要在“汽车修理工”之间插入“的”, 那么这个“的”一定只能插在“汽车”与“修理工”之间, 而不能插在“汽车修理”与“工”之间, 如例 (8) 所示。

(8) a. 汽车的修理工

b. *汽车修理的工

例 (8) 说明, 如果把“汽车修理工”分析为 $[N_1 + [V + N_2]]$, 则更像是短语的结构, “ N_1 ”与“ $V + N_2$ ”之间结合比较松散, 可以插入“的”; 如果将其分析为 $[[N_1 + V] + N_2]$, 则更像是词的结构, “ $N_1 + V$ ”与“ N_2 ”之间结合紧密, 不能插入“的”。

如果一定要将“汽车修理工”中的某一个成分进行扩展, 那么这个成分一定是“汽车”, 而不是“修理”或“工”, 如例 (9) 所示。

① 平铺结构 (flat structure) 是指组构成分没有层级关系的结构, 如“马达加斯加”、“加利福尼亚”等音译词, 按照 Duanmu San (2005) 的观点从左到右建立音步, 得到“马达 # 加斯 # 加 ∅;”、“加利 # 福尼 # 亚 ∅;”。

② “工”是单音节, 不足一个音步, 后面加一个空拍 (用“Ø”表示) 构成一个音步。

③ 重音 (strong) 用“s”表示, 轻音 (weak) 用“w”表示。

- (9) a. 汽车、坦克和大炮修理工 b. 汽车、坦克和大炮的修理工人
 c. *汽车修理、清洁和保养工 d. *汽车修理工人

例(9)说明,如果把“汽车修理工”分析为 $[N_1 + [V + N_2]]$,则更像是短语的结构,“ N_1 ”与“ $V + N_2$ ”都是可以扩展的成分,如(9)a、b所示;如果将其分析为 $[[N_1 + V] + N_2]$,则更像是词的结构,“ $N_1 + V$ ”与“ N_2 ”都不可以进行扩展,如(9)c、d所示。

有些看上去好似复合词的 $[N_1 + [V + N_2]]$ 组合形式实质上都可以看作是短语,如“电动自行车”,可以说成“电动的自行车”,也可以扩展为“全电动(的)自行车”、“半电动(的)自行车”;“奥运志愿者”可以说成“奥运的志愿者”,也可以扩展为“奥运会(的)志愿者”、“北京奥运会(的)志愿者”。

4. 结论

本文从重音模式入手,探讨了汉语合成复合词的组合结构,认为汉语合成复合词的组合结构应该是 $[[N_1 + V] + N_2]$,而非 $[N_1 + [V + N_2]]$,更非裴雨来等(2010)所说 $[[N_1 + V] + N_2]$ 与 $[N_1 + [V + N_2]]$ 的组合结构共存。

本文进一步认为 $[[N_1 + V] + N_2]$ 是构词的结构,而 $[N_1 + [V + N_2]]$ 是造语的结构,从而推动了短语和复合词区分的研究。

[参考文献]

- 冯胜利 2004 《动宾倒置与韵律构词法》,《语言科学》第3期。
 顾阳 沈阳 2001 《汉语合成复合词的构造过程》,《中国语文》第2期。
 何元建 2004 《回环理论与汉语构词法》,《当代语言学》第3期。
 裴雨来 邱金萍 吴云芳 2010 《“纸张粉碎机”的层次结构》,《当代语言学》第4期。
 石定栩 2003 《汉语的定中关系动-名复合词》,《中国语文》第6期。
 王洪君 2001 《音节单双、音域展敛与语法结构类型和成分次序》,《当代语言学》第4期。
 周韧 2006 《共性与个性下的汉语动宾饰名复合词研究》,《中国语文》第4期。
 Cinque, G. 1993 A null theory of phrase and compound stress. *Linguistic Inquiry*, (24).
 Duanmu, S. 1990 *A Formal Study of Syllable, Tone, Stress and Domain in Chinese Languages*. MIT, Cambridge, Mass.
 —— 2005 The tone-syntax interface in Chinese: some recent controversies. In S. Kaji (ed.), *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“Cross-Linguistic Studies of Tonal Phenomena, Historical Development, Tone-Syntax Interface, and Descriptive Studies”*, December 16-17, 2004,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(ILCAA),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.

On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mpounds

Hong Shuang¹, Shi Dingxu²

(1.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, Beijing 100875, China;

2.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,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, Hong Kong 999077, China)

Key words: synthetic compounds; construction; stress

Abstract: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mpounds from the interface between syntax and phonology. Chinese synthetic compounds can be analyzed into $[[N_1 + V] + N_2]$ rather than $[[N_1 + [V + N_2]]]$. The former is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ounds, but the latter is the construction of phrases, which has been confirmed from the teaching of modern Chinese.

【责任编辑 蔡丽】